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中庸或問纂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五十三 經部

中庸或問纂箋卷一

元 詹道傳 撰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吕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形甸反諸行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

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

哀樂在其中而吕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虚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聲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委反異而

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形甸反夫音扶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

時戰反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説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

此篇也○曰呂氏為巳為人之說如何曰為人者程子以為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為人為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為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巳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巳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為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乃似聖人强上聲立此中以為大本使人以是為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强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去聲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

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甸反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葢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人在天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

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荀楊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

注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葢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扶問反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

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牀皆反）獺（他達反）之報本雎（七余反）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

父子相親何為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氷獺祭魚○詩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閒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閒去聲隅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葢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

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淺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

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彼列反）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去聲）因

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賛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强(去聲)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葢有以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

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上聲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

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甸反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去聲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

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扶又反子思

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

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

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

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如字

此修之各得其分扶問反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為得

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

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

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為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禀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為太繁複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為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為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為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為命在人為

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葢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為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反裎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為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為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為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説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沈縝止忍反密於游稱其頴悟温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頴悟

謂侯生之言但可隅壁聽令且熟復其言究斅下草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葢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

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也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葢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

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

不在我而人欲閒去聲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閒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

以用其力也夫音扶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甸反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

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閒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去聲已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葢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

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隠莫顯乎微則是切要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平聲複音福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

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倡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

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閒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_{去聲}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氏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旨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

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
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
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
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
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
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旨而所引用不得於言
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
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

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别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

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必列反)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而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

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别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内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胷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

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臾今瘠音夕而其部位神采初不异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旨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挍音教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反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啻碔砆音武夫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

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益以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

於無一毫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静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静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驩(與歡通)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

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旨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

曰三辰失行疏云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是三大辰也又記鄉飲酒云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山崩川竭國語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竭岐山崩伯陽父曰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

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音扶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去聲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

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

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

○曰程呂問荅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去聲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

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葢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葢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

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荅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筆列反）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

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録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

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静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静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静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静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

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荅動字靜字之問荅敬何以用功之問荅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杜佑通典云黄帝作冕垂旒目不視邪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黈纊者黄色緜為之)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為真足以全蔽其聰明

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絇以為行戒周禮天官屨人注屨有約有繶有純者飾也絇謂之拘繩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尊之有禁以為酒戒周禮春官司尊彝之職掌六尊六彝皆有舟尊皆有罍注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舟滿則覆所以戒沈湎也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為旒纊所塞先則反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荅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葢聽他人之

問而從旁竊記非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間紕（篇夷反）漏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偽獨微言之湮（音因）没者遂不復傳為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為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

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陟略反意推求而瞭音了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

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苦怪苦潰二反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説所以條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

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洞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巳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地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是以為聖

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神至反正作謚○二句出禮記郊特牲篇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

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平聲謚而子孫音甫又不得稱其字以别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葢天命人心之正也惟君子為

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説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吕温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温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

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尚性險躁譎詭好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從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絶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

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

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决也諸説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吕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録也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為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

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扶音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為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

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音扶全篇之旨矣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徙諸朞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

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踈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

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音烏茍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

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閒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葢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

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葢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綜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

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玆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

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止忍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

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豪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已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絶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

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音扶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强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强不能而所謂强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强也蓋强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

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强也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過乎强者也四者之强强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强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强哉曰中立固無所

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强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强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强為矯哉之强與顔子之强以抑而强者為子路之强與北方之强者為未然耳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吕氏從鄭注以素為傃音素固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

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反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顔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隠暗之事箋見章句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反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

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葢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

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閒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陵之反降禮謹大昏記哀公問篇注大昏國君娶妻禮也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淆音肴諸

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巳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别有隱而

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緊居忍反為去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

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豪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

行無所滯礙（牛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去聲）學者集義氣而發耳至于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

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音里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

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絶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吕氏以下如何曰吕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

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
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
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
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
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
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
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
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去聲）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

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

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縣瞀茂務二音迷惑而無所底止底音旨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為以彼人之道還

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

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

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豆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

一以貫之之義説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逺之意一矛莫侯反一盾食尹反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徳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逺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

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上聲為之說之過也夫音扶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益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

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逺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逺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諸行去聲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逺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逺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

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强上聲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録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去聲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盡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

未瑩（縈定反）耳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

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為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

音燭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闢毗亦反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

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為已違道

而猶未逺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逺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逺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逺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為道則逺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

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豪釐陵之反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音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豆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已之難

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克角反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去聲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但揚氏以反身而誠為不顧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侯

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音義與附同著其說而指意乖剌郎葛反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但侯氏所以自為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真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

呂氏為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

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去聲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叢胡反落者亦以其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反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

偝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説而程子數音朔辨其非東見録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説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楊之説皆有不可曉者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賛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

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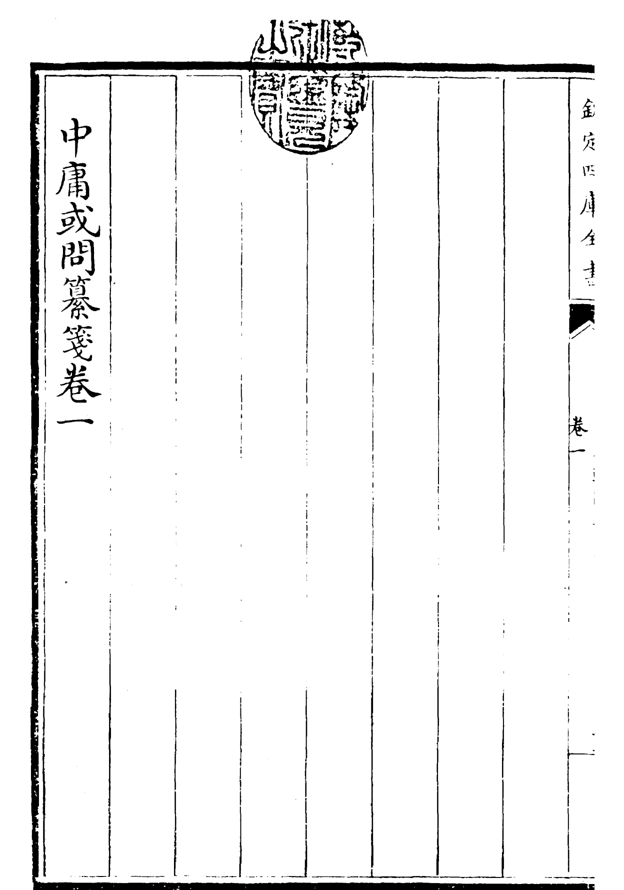
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顔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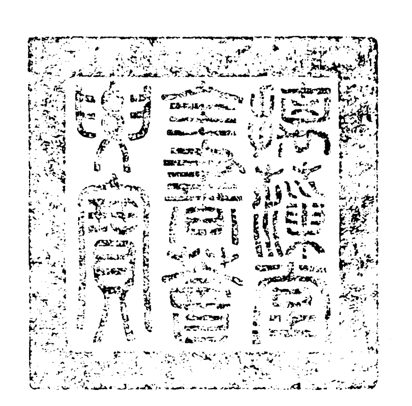
史記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楊氏乃

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他談反之言以為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延面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

之所以為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汩音骨之哉



中庸或問纂箋卷一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